

只为

语笑嫣然 / 著

相思老

云深雾渺的九天之上，刀光剑影的江湖之中，
烽火硝烟的乱世中，谁的一次回眸乱了他多情的韶华？
谁的一声叹息惊动她半生的牵挂？
平生不会相思，才会相思，便为相思老。

青春风
致青春书系
延边教育出版社

瑰丽浪漫的幻象世界，唯美绝伦的文字盛宴

《疯狂阅读》《青春风》联袂巨制

云集青春文学殿堂级作家，十年经典作品极致精选
致我们喧哗、追逐、眷恋、别离的青春岁月

青春风

只为

相思老

莫不是我前世欠你，才要磨一生偿还？那么，下一世呢？这辛苦的迷恋，是否还要继续？

你还是站在船头吟诗手摇折扇的少年？那么，我呢？我还是痴痴凝望你又终于再也觅不到你的深情女子？

——《此生休》

流水浮灯，秦淮河依旧拨弄着那些清绝香艳的传奇。没有谁会记得安晓丛或者郭青恒。但却知道，慧极必伤。

情深，不寿。

——《双栖九重》

我最心爱的物件，便是那本手抄的西厢。早有明明白白的起因经过和结局写在纸上，我却不看，撒娇央着缚远一字一句读给我听，我没有听到结局，却再也没有机会。

——《半片西厢》

情可以相爱，情也可以相忘，最不能的，就是我爱你至死，你对我，却不屑一顾。

——《雁泣》

女子的眼神一颤，却还是看面前的男子一咬牙，将剑尖再推进了一分，剑插入她的胸前。

一滴清澈的眼泪从她的左眼流出，正好落在他的剑上。

她凄然而笑。

——《碧泉伤》

她看不透他，就算他对她再好，他却总是令她觉得神秘难测。她对他，心存向往，却犹有畏惧。他像她的神祇，像她的毒刺，像她触不到的雾雨镜花。

——《奉平往事》

她还想起，自己都没有来得及告诉他，我已经爱上你了。所以愿意为了你做任何的事。可是，你呢？你怎能辜负了我的一番心意？

——《雨送黄昏》

责任编辑：孙慧军

封面设计：力源文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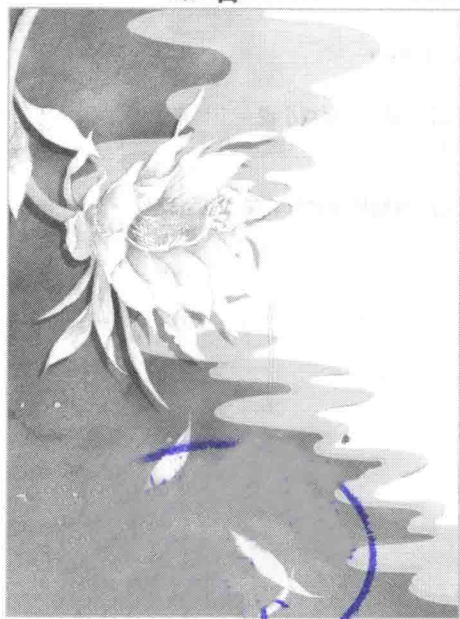


ISBN 978-7-5524-2510-9



定价：16.80元

青春風



只为相思老

语笑嫣然 /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只为相思老 / 语笑嫣然著. — 延吉: 延边教育出版社, 2014.11

ISBN 978-7-5524-2510-9

I. ①只… II. ①语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262052 号

作 者: 语笑嫣然
责任编辑: 孙慧军
封面设计: 力源文化

只为相思老

作 者: 语笑嫣然
责任编辑: 孙慧军
出版发行: 延边教育出版社
社 址: 吉林省延吉市友谊路 363 号
邮 编: 133000
网 址: [http: //www.ybep.com.cn](http://www.ybep.com.cn)
电 话: 0433-2913940 (编辑部) 0371-68698015 (邮购部)
传 真: 0433-2913964
印 刷: 河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
开 本: 890 毫米 × 1240 毫米 1/32
印 张: 10
字 数: 320 千字
版 次: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
印 次: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: ISBN 978-7-5524-2510-9
定 价: 16.80 元

延边教育出版社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印装问题可随时退换。

自序

十年了，就想用这三个字开头。

十年前，第一篇稿子的发表，很意外。在我像无头苍蝇似的胡乱将自己的稿子投给 A 杂志 B 杂志却都石沉大海的时候，有一天，我收到了一封私信，有一位西安的杂志编辑对我说，我在你的个人文集里面看上了一篇稿子，很适合我们杂志，想采用，不知道你同意不。

我同意，当然同意了。我那时是在大学，从寝室去食堂打饭的路上我想起自己的文章就要被发表了，一边走一边傻笑。

那篇文章原文七千多字，被编辑删到四千字，而且换了标题，所有这些编辑都没有事先通知我，直接就大刀阔斧地操作了，直到我拿到杂志，看着白纸黑字，我才知道我的文章已经被“整容”了。

不过，文章变成铅字的喜悦已经胜过了一切，我哪还去计较这些。

那篇文章令我拿到了人生里的第一笔稿费，当时千字 60 元，我一共收到了 240 块钱。

源于自己的心中一直在勾勒着我想要的世界，所以，开始试着将那样的世界用文字搭建出来，一草一木，一砖一瓦，不知不觉，到现在就已经十年了。

于我而言，写小说实在是一件太愉快的事情，这世间好像没有任何别的工作可以代替它带给我的愉悦，所以，我虽然时常也会自问，假如离了它，我又可以去做什么？但我其实很害怕思考这个问题。

就像与至亲至爱分别，这会是一件痛彻心扉的事情。

也曾有过彷徨、沮丧、埋怨、畏惧的时候，想退缩的念头其实已经出现不止一次，但却发现，我没有退缩的勇气。如果连自己人生里最迷恋的东西也放弃了，未来的生活要怎么去面对？

这一路，摸爬滚打，跌跌撞撞，就这样过来了。

十年来我写了很多的短篇小说，而我的第一本书也是短篇小说合集，是在2007年，书名叫作《爱如指间砂》。

时隔七年，有读者说，觉得《只为相思老》这个书名跟《爱如指间砂》有一种相互呼应的微妙。

我想，或许是的。这是我对上一个十年的总结，也是对下一个十年的开启吧。

都说人生能有多少个十年呢？

能将最好的年华给予心中的至爱，对此，我一直心存感恩。尤其感谢那些一直陪伴着我的读者们，第一个十年有你们真好。所以，这本书，是我对自己的总结，同样也是献给你们的礼物。

愿下一个十年，我们仍然在一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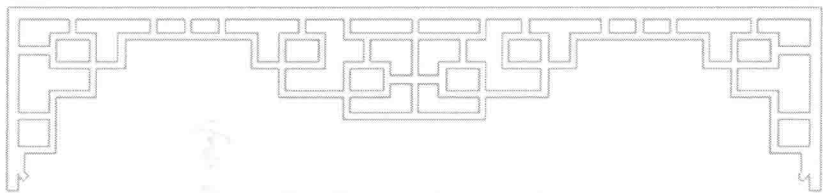


声明

本书情节纯属虚构，切勿模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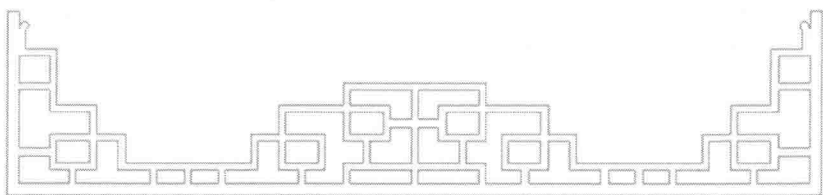


目录



风花卷

-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-|
| 002 | 惆怅旧欢何处 |
| 013 | 春闺梦里人 |
| 028 | 翠色和烟老 |
| 040 | 此生休 |
| 050 | 双栖九重 |
| 062 | 春江花月夜 |
| 073 | 同心而离居，忧伤以终老 |
| 078 | 琉璃晚 |



雪月卷

- | | |
|-----|--------|
| 086 | 白首异心人 |
| 089 | 半片西厢 |
| 107 | 春尽柳花落 |
| 129 | 雁泣 |
| 140 | 饮鸩之欢 |
| 148 | 半朽 |
| 188 | 醉花阴·女相 |

暗香卷

180 碧泉伤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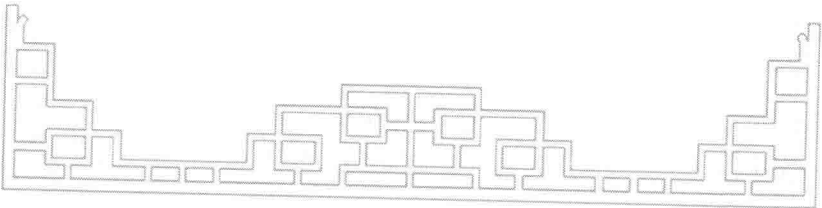
191 忤琴祭

196 花夜雪

212 花影流光，一曲经年

222 碎羽寒妆

239 天涯之远



疏影卷

248 奉平往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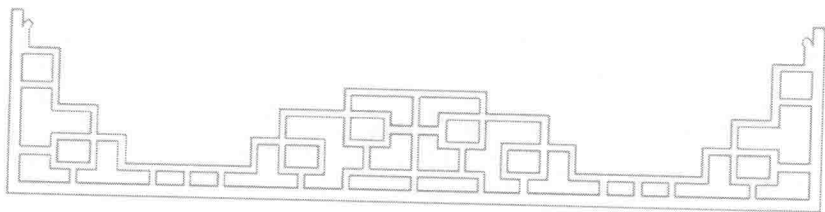
258 青衣

268 上海一九三六

280 双城夜雨

291 晚香花谢

302 雨送黄昏



風花卷

這月華如練，陌上楊柳，不許三舟催渡。
只一筆惆悵，老了紅顏，春風不解離愁，
別是一番風流。
都只力與君相守。
鴛鴦錦上寫三生夢魂幽幽。





惆怅旧双何处



一、墙头马上初相见，不准拟、恁多情。

夏令。

江南。

轻霭浮空，乱峰倒影，红楼朱阁相望。

姜叠鹤遇见阿房时，那落魄狼狈的女子，衣衫褴褛，浑身还带着青一块紫一块的瘀伤。姜叠鹤好心，俯下身去，问：“姑娘，你为何奔逃？”

阿房匍匐在地，嗫嚅着，只说：“有人在追我。”话音一落，两眼就失了光，沉沉地昏倒下去。男子轻蹙了眉，以温柔慈悲的眼神望定她。然后将手中的酒葫芦别在腰间，俯身下去，将她瘦小的身躯抱起，沿进城的大路而去了。

待到阿房苏醒。

她说：“我没有姓氏，公子可直呼我的名字，阿房。阿，是阿胶的阿。房，是房屋的房，但发音却念作庞，庞然的庞。”

姜叠鹤抿了嘴笑，道：“秦始皇建阿房宫，也就是那个阿房吧？”

阿房点头，正要起身，想作揖谢过姜叠鹤的救命之恩，门外却传来一阵嘈杂声。阿房踉跄着站定，道：“他们是冲着我来。”

姜叠鹤却扶住她，说：“我是大夫，你是我的病人，你的身子这样虚弱，要是由着他们将你带走，岂非我的失职？”

阿房不作声。

她其实也是极为害怕的。门外的人，要将她带回村子接受祭师的制裁。她原

本是孤女，流落江南，逗留于杭州城外一处僻静的村落。后来，村中有一户李姓的人家，小儿子只有八岁，突发疾病，村中大夫束手无策。李家人拜过祭师以后，求得所谓良方，即娶亲冲喜。但乡邻里，没有谁愿意。李家只好找了阿房，动之以情，晓之以理，还用安稳妥帖的生活相诱惑。阿房便答应了。哪知道，她入门半年，那病怏怏的小相公不但不见好转，最终连命也丢了。李家人不服气，将这笔账都算在招摇撞骗的大祭师头上，祭师为了脱罪，发狠说阿房是不祥之人，说她克死了自己的丈夫。就这样，阿房趁夜潜逃。但如今李家人不但找到她的藏身之所，她还连累了收容她的大夫。

阿房心中惭愧。

只是，又更加害怕自己被捉回村子，不晓得要接受怎样的制裁，而她又有了逃跑的记录，这刑罚也许还得加倍。她噤若寒蝉，躲在屋子里，偷偷从窗牖的缝隙朝外面看。

姜叠鹤卓然地立于人群中，丝毫没有惧色，那些叫嚣的声音混着他义正词严的辩解，阿房听不清楚，只知道，自己因这男子而获救。

得了自由。

得了安全。

男子像是道骨仙风的侠客，他的勇敢和善良，是比刀剑更厉害的武器。阿房心中一动，跪拜下去，不仅要多谢他的恩情，也乞求，他能够收容她在身边为奴为婢。

姜叠鹤不忍拒绝。

彼时，他温柔慈悲的眼神，在很久以后，阿房回想起来，依然满怀温暖。唯独是，自己卑微的思想，在高大而光彩的他的面前，犹如秽土，犹如漏夜，从来不敢堂而皇之地呈上。

姜叠鹤的心中，是有别人的。

那女子，姓莫，名紫绡，在杭州某间半大不小的青楼挂头牌。轻盈娇媚。色艺双绝。姜叠鹤常常到青楼看她的歌舞，有时把酒言欢，彻夜不归。

没有想到的是，忽然有一天，莫紫绡失踪了。白日里她独自出外散心游玩，却始终不见回来。姜叠鹤连着问了很多次，老鸨都回答他同一番话。

不见了。

失踪了。

也许被强盗掳了去。也许死在荒山野岭。

姜叠鹤犹像被抽了魂，剥了皮，心神恍惚，连看诊也差点写错药方子。那种憔悴，阿房看在眼里，却无能为力。

二、舞榭歌扇花光里，翻回雪，驻行云。

是年，九月初三，有风雨，天色晦暗。

医馆中，有年轻的男子上门问诊。看模样，约莫是弱冠之年。穿着宽袖大襟的玄青色袍衫，配铅白的短褂，腰间系着玲珑的玉璧，手摇一把画兰草的折扇，扇坠雪青色，是用极柔软的丝线束成的盘花结。看形貌，像是出自富贵人家。但进门的时候翩翩有礼，问及病症，面容却有了几分难色，说话亦吞吐。

他说，他姓杨，名少以。

他常常感觉双手无力，在阴雨天，还会有强烈的阵痛，身体亦发寒发抖。更加奇怪的是，他看见某些着红衣的女子，也会有此等状况。

姜叠鹤眉心一皱，替他号脉。可无论如何仔细地诊断，也未能发现他的身体有丝毫患病的特征。他问：“这样的情况，出现多久？”

杨少以想了想，答：“不足三月。”

姜叠鹤又问：“三个月前，你是否遭遇了什么不寻常之事？”杨少以听罢，皱起了眉，抬眼望了望站在姜叠鹤身边的阿房，摇头道：“听人说姜大夫的医术了得，却原来也是泛泛之辈，既然你无法诊出我的病端，那就此作罢。”

说着，拂袖而去。

阿房嘘了一口气，撇撇嘴道：“这人好生奇怪。”姜叠鹤却是见惯不惊，笑道：“我以前也曾遇见过这样的病人，他们的病，或许不在体表，而是在心。但若有难言之隐，他们不愿说，做大夫的，也不便多问。”

“哦。”

阿房恍然大悟。

再看看门外，那年轻的公子哥已经消失得没了踪影。

数日之后。

阿房经过河堤，忽听得一阵喧哗，似是有小孩溺水。她跟着人群凑上前，只见一个身影飞快地蹿过，“扑通”一声，扎入了河水里。

阿房觉得眼熟。

再仔细看，正是前几日到医馆求诊的杨少以。只是，阿房丝毫也看不出他自己形容的双手软弱无力，反倒是矫捷地将小孩抱上了岸。

慌了神的父母对见义勇为的少年千恩万谢，杨少以周身湿漉漉的，单膝跪地，抚摸着小孩的头，面上的笑容清清浅浅。阿房本以为像他这样身家丰厚的阔绰公子，平日里游手好闲也就罢了，是决计不会做出此等高尚事情的。

因此，不由得对他刮目相看。

杨少以起身的时候，一块干净的手帕递到他面前。他沿着水葱般的手指看上

去，看见阿房，一怔道：“是你？”

他还认得她。

他见阿房抱着两匹花布，又拎了一只竹篮，颇有不便，于是伸手道：“我来帮你。”阿房却笑着退了两步，道：“你湿透了，赶紧回家换了干净的衣裳，否则，你又得来医馆找我们姜大夫了。”

杨少以挠挠腮帮子，憨笑道：“是，是，这手帕，我下次再还你。”

“不用了。”阿房说，“一块手帕而已。”然后，挽着篮子施施然地转身走了。杨少以却还站在原地。河风一阵接一阵地吹着。

吹不出半点寒意来。

凤箫楼上，临街的桌位，杨少以翘首坐着。袖口里，揣着洗干净又烫得平平整整的白手帕。他不时地拿出来，放在掌心端详，然后又重新放回去。

稍后。

阿房来了。

是杨少以派人到草庐医馆将她接过来，说要当面归还她的手帕。她没有想到对方竟言出必行，意外之余，不免尴尬。

待酒菜上桌，楼下来了一班杂耍的艺人。杨少以和阿房都饶有兴致地就着栏杆观看，一边又断断续续地聊上几句。

突然，杨少以脸色煞白，身体发抖，似乎双腿已失去了支撑的气力。随从和店小二都过来扶他。阿房焦急地问他是否哪里不舒服，他摆摆手，道：“我要回去了。”阿房心中疑惑。又想起他在医馆的陈述，便朝着楼下的杂耍班望了望，却没有看见有谁是穿着红衣的。

三、绮席阑珊，凤灯明灭，谁是意中人。

听闻，杂耍班是从邻近的村镇过来。艺人的本领平平，并无任何可圈可点之处。很长的一段时间，都游离在杭州城。

蒙混度日。

阿房回到医馆，对姜叠鹤说起这件事，更乐道的，还是杨少以在酒楼的奇怪举动。姜叠鹤并未在意。只当闲事听过，左耳进，右耳出。

那已经是莫紫绚失踪后的第五个月了。他仍旧要不时地徘徊在青楼外，希冀着突然有一天能看见心上人如花的脸。有几次他出门后降了暴雨，阿房就撑着伞，抱着蓑衣，到青楼外找他。关于莫紫绚他们并无太多可交谈，阿房就只是缄口深一脚浅一脚踩着地上的水坑，冻得脸发青手发紫，没有半句怨言。那份无声的情意，他明白。

然而，他面慈，心冷，若无其事。

后来，又是一次，淅沥的小雨中，从青楼出来，经过热闹的市集。姜叠鹤撑着伞，阿房缩着脖子，不停地朝手心呵气。

姜叠鹤问她：“冷吗？下次别管我了。”

“不。”阿房坚决地否定。只是一个字。又低下头去。姜叠鹤却忽然停住。顺着他目光的方向，阿房看见那个杂耍班子，一干人等正毛毛躁躁地收拣道具。

怎么了？阿房刚要问。姜叠鹤却眼神一颤，丢开伞，冲进雨幕里。冲到一个身披斗篷的少女面前，拉住她，大声地喊着：“紫绡，紫绡。”

阿房惊讶得张大了嘴巴。

那女子看着狼狈的姜叠鹤，怔忡道：“我不是紫绡，你认错人了。”这样一句话，陌生的眼神，惊慌的躲藏，比雨势还要凶猛。

击垮了他的日思夜想。

一路上，姜叠鹤再抬不起头，满脑子都是方才那个跟紫绡一模一样的少女。他怎么也无法说服自己相信那不是他的紫绡。他觉得世间不可能有两个人的容貌能够完全叠合，无懈可击。而阿房对于莫紫绡从来只是听说，未曾亲见，因而给不出任何的意见，唯有给姜叠鹤一些安慰的话，却顾不得护着自己隐忍的心伤。

野旷天低。

姜叠鹤在院子里站着，负着手，仰头看着似有还无的一弯新月。阿房远远地望着他，浓郁的哀伤缓缓蔓延开。

这时候，他们听见外面的大街上传来一声呼救。

那声音短促，慌乱，带着干涸的嘶哑，如海浪撞击礁石，扰乱了暗夜宁静的空气。姜叠鹤和阿房一前一后朝门外跑去。

只见长街的尽头，幽明的光线，照射出薄薄的雾气，拉长了两个人影。其中的一个退至墙角，又沿着墙角滑了下去。而另一个，高举右手，似握着什么东西要狠狠砸下去。姜叠鹤大吼一声，那人立刻撤了手势，跌跌撞撞跑开了。

姜叠鹤扶起那个滑倒的人，问，你没事吧？

对方答，没事。

姜叠鹤一怔，仔细地低头看下去，那惊魂未定的女子，不正是他白日里遇见的莫紫绡吗？他又一次切切地唤她：“紫绡。”

可女子还是否认。她说：“我叫素儿。”

姜叠鹤和阿房将素儿带回医馆，灯光下，她的衣裳有几处撕破了口，左臂和肩膀都有匕首划出的伤口。

姜叠鹤一边催促阿房准备纱布和伤药，一边问素儿：“刚才究竟发生了什么？”素儿战战兢兢道：“我本来是要去给班主买酒的，那个人，我也不晓得是何时跟着我，却也不抢我的钱袋，反而是一个劲地拿刀逼着我，像要杀了我一样。”

姜叠鹤想了想，又问：“你可看清楚他的模样，你认得他吗？”

素儿摇头，道：“他是戴着面具的。”

顿时，姜叠鹤与阿房各自看了对方一眼，心中都有些难以名状的惊恐。阿房索性岔开话题，道：“这么晚了，你又受了伤，不如暂且在医馆住下吧。这里很安全，你别害怕了。”

“是啊是啊。”

姜叠鹤连忙附和。

阿房撇了撇嘴角，露出勉强的笑意。她知道，此时的姜叠鹤，眼中已经完全容不下她。她从房间里黯然地退出来，怅惘地走上无人的长街。寒风吹过鬓角眉梢，她双手抱在胸前，抱得很紧，但身子却抖得厉害。不一会儿，她走回刚才救下素儿的地方，呆呆地站着，靠着墙。

雾气弥漫。

这时候，一个不经意的低头，仿佛看见什么相熟的物件。她弯腰拾起，仔细地梳理了，原来是一枚扇坠。

雪青色的扇坠。

经此一役，他们由陌生变得熟络了。以阿房的观察，素儿对姜叠鹤也是有心的。她不会捏造任何借口来掩饰自己为何频繁地进入医馆，仿佛她来看他，是天经地义顺理成章的事情。他们相谈甚欢，眉眼间盛着的，都是自不待说的情意。

渐渐地，姜叠鹤开朗了，笑容多了，面色更和善，也不再买醉，不再流连青楼。他仿佛脱胎换骨，起死回生。他说，无论素儿是不是紫绡，对他来讲，都已经不重要了。她们如同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孪生姐妹。

五官、气质、神态、声音，均不差毫厘。

他说，他要待素儿好，留着素儿，爱护她，照顾她。也就很努力地替人诊病，挣钱，希望尽快从班主那里替素儿赎身。

然而事与愿违。

当姜叠鹤捧着沉甸甸的银两，找到杂耍班的班主，班主说，已经有人出了更高的价钱，买了素儿，将她带走了。

而那买家，竟然是，杨少以。

婚事定在本月底。杨少以要娶素儿，娶作正妻。这在外人看来，颇有蹊跷。而杨少以自己，仿佛迫不及待。

但是，当阿房站在杨少以的面前，她看不见对方脸上得意或喜悦的神情，反而是慌张，是刻意的掩饰以及躲藏。她开口便问：“你能不能，不要娶素儿？”

杨少以愕然。